联合国 S/PV.4766



安全理事会

临时逐字记录

第五十八年

第四七六六次会议

2003年5月30日星期五上午10时35分举行
纽约

主席：	阿克兰先生	（巴基斯坦）
成员：	安哥拉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保加利亚	塔夫罗夫先生
	喀麦隆	中贡·阿亚福尔先生
	智利	巴尔德斯先生
	中国	王英凡先生
	法国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德国	普洛伊格先生
	几内亚	布巴卡尔·迪亚洛先生
	墨西哥	阿吉拉尔·辛塞尔先生
	俄罗斯联邦	科努辛先生
	西班牙	梅内德斯女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阿提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杰里米·克林斯托克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坎宁安先生

议程项目

对安全理事会本月工作的总结性讨论

非洲境内的冲突：安全理事会代表团和联合国促进和平与安全的机制

03-37655 (C)

上午 10 时 3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对安全理事会本月工作的总结性讨论

非洲境内的冲突：安全理事会代表团和联合国促进和平与安全的机制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在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巴西、布隆迪、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希腊、日本、马来西亚、毛里求斯、菲律宾、卢旺达、南非、突尼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乌拉圭的代表参加会议，但无表决权。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莫塔·萨登贝格先生（巴西）、恩泰图鲁耶先生（布隆迪）、伊库埃贝先生（刚果）、伊莱卡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阿布勒·盖特先生（埃及）、达拉奇基斯先生（希腊）、 原口先生（日本）、拉斯塔姆先生（马来西亚）、孔朱尔先生（毛里求斯）、巴贾先生（菲律宾）、卡曼斯先生（卢旺达）、库马洛先生（南非）、哈沙米先生（突尼斯）、穆拉穆拉夫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保列洛先生（乌拉圭）在安理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并且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副秘书长兼非洲问题特别顾问易卜拉欣·甘巴里先生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请甘巴里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其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众所周知，安理会当前的议程上有着大量的非洲问题，包括中非和西非目前的冲突地区。再过几天，安全理事会访问团将出访这些分区域。它们将带去一个强大的信息，安理会仍然关注这些问题并进行积极的参与。今天，我们将全面讨论这些访问团如何能够促进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本次辩论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分析非洲面临的冲突和复杂的危机，以便讨论联合国系统内促进该大陆的持久解决及和平与稳定的方式和方法及可能的机制。因为有非安理会成员参加讨论，我们预期将进行广泛的辩论并产生富有成效的后果。

我现在请副秘书长兼非洲问题特别顾问易卜拉欣·甘巴里先生发言。

甘巴里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给我这次机会，就本次总结会议的主题："非洲境内的冲突：安全理事会代表团和联合国促进和平与安全的机制"向安理会成员发言。

安全理事会访问团出访非洲明确表明了对该大陆的危机和冲突的持续兴趣和参与。但是，除此之外，访问团必须成为预防冲突、管理冲突和解决冲突的有效工具。在这方面，访问地点的选择、访问团的时间以及它们在现场和总部取得的成就，是安理会在本次会议上和在今后必须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

因此，当安理会今后向中非和西非派遣访问团时，需要应用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的教训，并且也要探索和平与安全为一方面和社会与经济发展为另一方面的进一步的联系。这次不太长的发言将突出几个领域，我认为安理会也许希望在这些领域中考虑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并且将对前进的方法提出一些建议。

关于应用已经吸取的教训，首先，安理会最好在向非洲的潜在或实际冲突地区派出调查团之前或之后考虑多学科联合国专家的支助。这将帮助更有效地利用安理会访问团在现场的时间，并且也促进有效的后续行动。维持和平行动部最近率领一个多学科访问团到科特迪瓦去，并且已经计划了一个由政治事务部

率领的前往中非共和国的访问团。这些是综合多学科方法的例子，其优点包括全面的预防冲突和管理冲突战略。

第二，必须通过分区域和区域组织的积极合作和支持，制定并贯彻有可能成功的预防性措施。

第三，一般而言，如果不充分考虑到非洲的区域和全球层面，就无法解决非洲的冲突。

第四，应当认识到，在非洲和也许还有其他地方的冲突后和平建设方面，国际社会尚未取得特别的成功，需要在这些领域中作出更加一致的努力。在此方面，在中非共和国、利比里亚和几内亚比绍以前的国际维持和平行动结束之后，国际社会未能作出认真的努力，巩固这些国家的和平，这是那里重新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了使和平建设获得成功，不仅包括联合国，而且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和捐助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必须以一致和全面的方式作出更大和更有创造性的努力。

我现在谈谈需要得到紧急考虑的一些紧迫问题。

安全理事会向中非和西非派出的访问团是特别及时的，因为它们使安理会有机会获得第一手资料，从而对大量问题作出明智的判断。例如，在中非，我们谨敦促安理会首先评估各个联合国和平行动当前的授权和资源，以便进行急需的调整，特别是在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特派团；第二，重新审查能否举行一次大湖区国际会议，讨论该地区的未来，因为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布隆迪和平进程最近取得的进展，国际会议的想法获得了势头。

此外，前往西非的访问团向安理会提供了一次独特的机会，对区域组织参加和平行动的能力进行评估，特别是评估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协助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总的能力及其它们分别在布隆迪和科特迪瓦的部署；对标准完成的进展进行评价，这些标准应当指导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人员编制缩小的速度；评估联塞特派团撤出之后塞拉利昂在安全威胁面前的脆弱性，并且在这方面，评估塞拉利昂安全部门对付任何内外威胁的能力；同塞拉利昂政府和发展机构探讨联塞特派团撤军之后需要加强的有效和平建设措施；了解国际社会如何能够最好地抓住即将举行的选举的机会，帮助结束利比里亚的冲突，评估何种参与方式能够产生有利于在利比里亚进行可信的全国选举的条件；评估科特迪瓦目前的参与程度，以促进在 2005 年选举之前有效执行《利纳-马库希协定》。

我的建议如下。在访问团返回总部后，安理会可以考虑以下主题讨论的议题，以便促进全系统的行动的更大连贯性：法治和促进内部安全与人权；进行可信的选举的起码条件；安全部门的改革；在国家财富和资源的管理方面促进透明度与责任制的措施；通过公务员部门和立法机构加强国家权力；以及加强区域组织进行和平行动的能力。

其次，安全理事会在走访实际发生或潜在的冲突地区时，应与地面各主要利益相关者或当事方建立起可持续的接触。这样做主要有助于转达、接受和考虑安理会通过的针对这些行动者的各项决议和主席声明。

最后，代表团回来后，安全理事会似可考虑采取措施促进联合国在政府间一级对非洲和平、安全和发展等相互关联的问题所作反应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为了推动这一进程，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似可考虑定期联合举行会议，动员国际上在安全理事会所负责的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的各个方面支持非洲，并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主要责任的经济康复、重建和发展方面支持非洲。

我最后要说的是，秘书处准备今后随时帮助安全理事会进一步制定并执行今天的讨论可能产生的各项建议以及今后旨在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各项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法国代表发言，他曾经率领安全理事会代表团访问中非。

德拉萨布利耶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将根据安全理事会代表团 6 月 9 至 16 日将访问中非这一情况，谈一谈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布隆迪的局势问题。

几年前，刚果民主共和国经历了冲突，我们听说冲突造成大约 300 万人死亡。安全理事会随即对这些冲突进行讨论，几乎所有中部和南部非洲各国都实际上参与了这些冲突。安理会与秘书长密切联络，与 1999 年签署的旨在建立和推动和平进程的卢萨卡协定各签字方一道进行了工作。布雷顿森林机构等其他国际机构也通过努力帮助了安理会。布雷顿森林机构现已成为恢复大湖区和平的一个主要行动者。

但我们必须承认，国际社会为恢复刚果和平所作的努力有时候遇到挫折。尽管为结束冲突作了各种规定，但看来冲突改头换面，又以另一种形式卷土重来，就像对细菌对所用药物产生抗药性一样。因此，我们看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发生了变化，由一个安全关切引起的区域性冲突转变成了更复杂的多方面危机，带来其他方面的问题：刚果的国内问题；区域经济问题以及完全无政府主义的地方性冲突和人类悲剧。

这些冲突的复杂性和有时候难以让人理解的性质，显然不应成为我们放弃的理由，这首先是因为这样做的人类代价巨大，另外，我们所支持的和平进程正在取得成果。外国军队撤出方面已有很大的进展。刚果人之间签署了政治过渡协议。这些当然还不够，因为军队的撤出还不彻底，因为还要真正地开始过渡，东部的反叛分子一再发动进攻，破坏了解除武装团伙的努力。此外，之所以不够，还因为政治层面的进展远远没有成为刚果人政治生活中的真正进展；还在发生屠杀，局势继续不稳定。但是，我们必须以这些进展为基础，以便能够巩固和平进程取得的进步，使和平得以恢复。

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我们首先能够做的就是向各地区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各当事方指出，和平进程是他们的和平进程。别人不可能给他们带来和平。我们可以帮助，但恢复和平是他们的主要责任。此外，这样做符合他们的利益。也许某些当事方还继续认为他们直接或者通过代理人间接玩弄军事牌就能获得某些眼前的好处，但短时间过后，每个人都在通过谈判达成的政治解决方面有共同的利益，而解决办法照顾了所有人的合法关切。冲突各方签署卢萨卡、堪帕拉、比勒陀利亚等各项协定，所信奉的就是这一逻辑，现在是要充分尊重和执行这些协定。

向冲突各方解释或提醒他们注意他们的承诺，或必要时向他们施加政治压力，迫使他们遵守这些承诺，这样做还不够。有时安全理事会应采取更具体的措施，帮助各当事方履行承诺。正因为如此，部署了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帮助在两年前使战斗人员脱离接触，在去年帮助解除武装团伙的武装和遣返工作，后来又帮助执行卢萨卡和比勒陀利亚协定的执行。还应采取具体的措施使推动冲突的那些部队中立化。这是卡塞姆大使的停止掠夺刚果自然资源问题专家组所完成的工作的实质。其他具体的措施的目的是，在需要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在我们需要阻止屠杀或在局势发展得不能容忍的时候对紧急需要作出回应。

这些就是安全理事会作用的基础：一方面是政治信息，另一方面是地面的行动。我们不能只顾一面而忘记另一面。今天，安理会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积极开展行动。我们刚刚通过了第 1484（2003）号决议，授权在布尼亚部署多国部队。根据秘书长建立的这支部队，其任务是稳定布尼亚的局势和帮助确保民事人员的安全。这支由法国牵头的部队将部署到 9 月 1 日，以便使秘书长能够在该城市部署经加强的联刚特派团特遣队。

尽管如此，这种紧急行动是不够的。安理会的行动不能限于授权几个结成联盟的国家向布尼亚派遣一支多国部队。安理会还必须加强和平进程的政治框架——简言之，他必须对和平进程给以新的推动。象我在前面说的那样，和平进程显然已经取得进展，但需要使其回到正规。这正是安理会即将在一周多一点

之后将中非派遣的访问团的目标，我将荣幸地率领这个代表团。

这个代表团将要转达很多信息，特别是提醒刚果各派，迫切需要立即结束军事行动。这样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正在开始一项重大军事行动。有必要这样做的另一个理由是为了开始把外国武装团伙解除武装和遣返的过程。

另一个信息将是告诉所有那些支持武装团伙的人——无论这些人是反叛分子、民兵还是外国武装团伙——他们必须立即结束这种支持，并停止通过代理人参与冲突，他们也必须阻止其他人提供这种支持。

代表团还应向刚果各派——这些派别由于姆贝基总统在过渡办法问题上的个人参与而终于达成协议——说明，他们现在必须不失时机地开始这种过渡。代表团还应提醒各派，刚果的财富必须用于为刚果人民造福。

除了这些信息外，我们还需要考虑我们应建议哪些可能的建立信心措施。以提出建议缔结一项睦邻协约，我们应加以考虑。还有举行一个大湖区国际会议的前景，易卜拉希马·法尔也正在参与其筹备工作。我们将根据我们的对话者与我们的对话情况来确定我们可以如何继续协助和平进程，特别是通过联刚特派团。因此，我们将参照从这次访问中所得到的经验来阅读秘书长刚为我们提供的报告，该报告中包含着关于如何使这个和平行动的任务适应和平进程的最新挑战的建议。

我想涉及也将向其派遣代表团的布隆迪的局势。确实，安理会在布隆迪的参与程度低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参与，这仅仅是因为在该国没有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尽管如此，我们也对布隆迪的局势深感关切，在那里，阿鲁沙协定的进程已进行了两年。在协定中预想的政治过渡已经随着前任副总统在五月一日任职而开始。这证明，这个进程正在得到执行，并应该得到比以往更大的支持。必须支持它是因为这个进程面临实际困难，主要是缺乏停火。这是一种违反常理的局面：一个包含 20 多个党派的和平进程正在建立起来，而与此同时，最后一些叛军继续进行战斗。需要支持过渡的另一个原因是该国的经济局势极其困难。我们都认识到，和平进程成功的一个关键条件是提供经济援助，这对实现和平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就近期而言，我们必须努力帮助布隆迪人加强已经不可逆转的阿鲁沙进程。为此目的，我们将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如何为建立一个非洲使团提供我们的支持；我们如何能够帮助布隆迪人结束有罪不罚的情况。访问团将在布琼布拉停留一整天，以便于布隆迪的所有政治派别会晤，他还将试图与最后的叛军建立联系。我希望，这个访问团将帮助我们找到解决这些困难问题的答案。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热情地感谢担任主席的巴基斯坦非常合乎时宜地选择这个专题在总结会上讨论，因为此刻两个安全理事会访问团正要去非洲，同时我们需要考虑访问团作为安理会的一个主要工具的作用，以及他们如何能够帮助实现我们的更广泛目标。我非常感谢特别顾问今天上午的发言。与秘书处进行联络并充分利用联合国在我们的工作方面的全部经验是绝对必要的。

安理会成员可以回顾，我们在 1999 年重新开始了向实地派遣安理会访问团的做法，当时我们五个人对雅加达和东帝汶进行了不寻常的访问。我认为，自从那时以来我们所进行的经常性访问加强了安理会作为一个采取行动的机构，而不仅仅是一个远距离作业的立法机构的形象。

在我的四年参与经历中，安全理事会访问团为安理会在维持和平、建立和平与解决冲突方面的工作增了一个新的层面。它们生动地表明了安理会对特定区域或冲突局势的重视，他们可以强烈地提醒人们一些危机局势，比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的战斗和对和平进程的阻碍，其方式使有关政府难以无视。它们使安理会的大使们有机会亲身于国家首脑们坦率交谈，以比安理会决议能够做到的更充分的方式向他们解

释安理会的目标，并从在寻求冲突的持久解决办法方面起重大作用的关键人物那里得到个人的承诺。

它们还使安理会成员本身更强烈的认识到冲突使有关国家的人民面临的现实。安理会访问团不仅使我们能够与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会面。我们还尽可能会见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以及有时会见当地的普通人。使我很难忘记的是我和来自荷兰和纳米比亚的同事对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正中心的卡南加所进行的一次访问。这个城镇的要人会见了我们。在我们驱车进入这个已遭到完全破坏的城市时，城里的所有儿童从遭受破坏的建筑物中跑出来，以法语高喊，“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并在我们穿过该城市时跟着车队跑。他们的想法是，仅仅是我们对这个城镇的访问，也就是我们这三个人，就会给刚果冲突带来和平，并使他们能让一个拥有 75 万人的城市恢复正常。

随着太阳落山，我们离开该城以便在天黑之前赶上飞机。此时此刻，我们必须承认，那些儿童安静地站在路旁，他们在想我们为什么在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恢复了正常生活之前就离开。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那些地方是受欢迎的，但是，在我们到达和离开那里时，我们引起了在儿童的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的期望。

因此，我认为，我们在这些访问期间与当地人民进行的会面是极其有用的，能够帮助我们扩大安理会对冲突的影响的认识并有助于我们把重大军事和政治事件与他们所影响的个人联系起来。我们还帮助确保，民间社会的声音得到其本国领导人在听取，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我希望安理会西非特派团将实施这些理想。我们知道，西非各冲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泰勒总统鼓励并加深了塞拉利昂内战；利比里亚人一直在科特迪瓦参加战斗。所有这些冲突制造了一个流离失所和一无所有的青年群体，只要有人付钱，他们愿意到任何地方战斗。由此产生的不稳定局面反过来又明显地影响到利比里亚自己，这是报应。现在，我们明确地认识到，只有该地区每个国家都实现可持续和平，该分区域才能实现持久和平。

在科特迪瓦，我们将向所有方面表明，必须执行《利纳-马库锡协定》，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在利比里亚，我们将努力在下星期在加纳举行的和平谈判取得的进展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确保泰勒总统本人承诺遵守停火，执行全面和平计划。今天上午听了甘巴里先生的发言，我非常感谢他为我们特派团提出了各项建议。我认为，这些建议符合我们下个月所开展活动的意图。

在安理会的非洲事务上，我们一直而且将继续与法国政府和代表团密切合作，联合王国认为这很重要。我高兴地看到，德拉萨布利埃大使下个月将率领前往大湖地区的特派团。我希望他还允许我谈谈大湖地区。

该特派团即将成行，在派出该特派团后，安理会将是连续四年考察大湖地区。这种持续接触的做法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取得一些实际进展。我们常常提到从战争向冲突后重建过渡，我们在塞拉利昂已经看到这种过渡。但在中非，仍然存在巨大挑战。需要坚持不懈地长期努力，说服交战各方真正承诺努力实现和平，放弃军事道路。这要求各当事方承担风险，将国家建设置于个人和政治抱负之上，分享权力，公平地争取人民支持。最重要的是，这要求领导人具有勇气。下个月，我们在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各邻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时，必须传达这个信息。这次特派团的布隆迪行程将使我们能够展现我们对过渡政府第二阶段、新总统和副总统以及非洲联盟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支持。

现在回到西非问题，我们前往西非的特派团将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同事一道，联合进行考察，该特派团行程包括了几内亚比绍，我对此感到高兴。这不仅仅是两个理事会进行合作的表面示范，在几内亚比绍，经济和社会管理不善是该国不稳定局面的症结所在，在这种情形中，两个理事会必须积极合作，共同寻求解决办法。我很高兴我在安理会任职期间参与了

这个扩大的集体进程，我完全同意甘巴里大使关于这方面的建议。

西非特派团的早期行程将是访问尼日利亚和加纳，这表明我们所有人都非常重视与区域结构的密切合作。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向科特迪瓦派遣了部队，以监测停火，他们正在帮助执行《利纳-马库锡协定》。西非经共体已经任命一位调解员——尼日利亚前总统阿布巴卡尔将军，以协调利比里亚政府与叛军之间的和平会谈。安全理事会必须从政治和财政两个方面支持这些区域行动，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发出具有最大份量的一致信息。

但是，这种合作必须是一种伙伴关系。安理会各成员可以为区域维持和平行动提供资源——例如，像法国为科特迪瓦所做的那样——或者为重返社会和发展提供资金。一个时期以来，法国、美国和联合王国一直在为非洲国家发展一个维持和平培训方案。但是，在我们促进的这个进程中，非洲人必须是主人翁。各有关国家必须承担起责任，要求制定问责制，以执行各和平协定，制定有效的维持和平措施。

我们作为外面的人，可以提供帮助，但是，如果直接受影响的各方面不全力以赴，我们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效。安理会处理非洲事务的方式必须体现伙伴关系的这项根本要求，必须充分认识到每个问题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财政方面，充分认识到每个问题的各种敏感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开始巩固使非洲实现和平与安全的进程，我们所有人都希望非洲实现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面请毛里求斯代表孔朱尔大使以非洲国家集团5月主席名义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孔朱尔先生（毛里求斯）（*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你让我们以非洲集团名义发言。但是，由于通知太晚，我们无法协调我的发言。基本上，我将以我国名义发言，不过，我相信，我的非洲同事们认同我表达的许多观点。

在经过相当长一段时期后，安理会举行专门讨论非洲问题的公开会议，我们对此感到特别高兴。这是在安全理事会两个重要特派团即将前往非洲时以这种形式——总结会议——举行的。如果提前较长的时间举行这次会议就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些建议，我们的某些建议则可能纳入其职权范围。

我们非常欢迎安全理事会决定派遣这些特派团。我们认为，它们非常有用；它们总是有益的。它们对安理会各成员是有用的，因为正如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所说，它们使各成员有机会会晤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并且有机会会晤民间社会的个人和非政府组织。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向这些国家的政治领袖和人民传达安全理事会的信息。

但是，我们认为，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特派团应该将这些国家人民给安全理事会的一些信息带回纽约，对人民的要求采取行动，因为人民最关心该事项。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提到，安全理事会将向大湖地区派遣第四个特派团。在四年时间里派遣了四个特派团。我们认为，每个特派团应该借鉴上次特派团的经验，应该在以前取得的结果基础上更进一步。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没有看到安全理事会有这种考虑。我们认为，今后组织任何特派团时应该努力看到过去曾经发生的一切——过去特派团的失败之处以及如何改进。

例如，我们认为，前往大湖地区的特派团——例如布隆迪行程——应该有新的内容。布隆迪经历了和平过渡，和平已经基本建立。

我们认为，该国现在应得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更多重视。也许这应可成为安全理事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派出联合代表团的一个很好机会。这应可发出这样一个信号：是的，冲突阶段现在已经过去；我们现在正处于冲突后阶段；现在是冲突后建设和平与发展的时候。这也应可发出这样一种信息：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一道努力，牢固确立和平的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应该相应地确定任务范围。

我们还认为，在筹备这些代表团，尤其是前往非洲的代表团的时候，必须与非洲联盟进行适当的协调与协商。我们认为，现在缺乏这一协调与协商。我们感到，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常常会与非洲联盟发生矛盾。非洲联盟也关心非洲的冲突，它参与了那里的一些维持和平努力。安理会应该努力与非洲联盟进行协商，将它的活动与非洲联盟正在开展或一直在开展的活动协调起来。我们记得，去年在安全理事会设立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的时候，我们为实现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之间更好的协调做了许多工作。甚至有人建议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官员联合派出代表团。当然，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它不可能在明天发生。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开始考虑这些问题；至少应该从改进协调入手。

我们还认为，前往大湖区和西非的代表团应考虑是否可以确立整个非洲大陆的全面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总的来讲，我们认为，在非洲大陆建立和平方面已经取得相当的进展，但是，这一和平只有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问题得到解决情况下才能持久。这一点甚至在八国集团会议中即已得到确认。在八国集团会议上，各位部长在其公报中一致认为，如果没有适当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和平。这一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必须是全面的，必须使前战斗人员能够重新融入正常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否则，这些人会很快受雇于他人，继续从事他们习惯做的事情。

因此，我们认为，代表团在实地以及返回后，应该努力研讨应采取哪些其他行动，使我们能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面取得进展。我们记得，例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设立了许多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营地，其目的是收容将要解除武装的战斗人员。但前往这些营地的战斗人员人数极少。实际上，前往那里的人数不超过 200 到 300 人。去年在安全理事会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时候，曾公开销毁通过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收缴的大批武器。我认为，要想真正处理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问题，这是不够的。安理会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任何从这种自愿解除武装的态度转为更多地奖励，甚至是积极地解除战斗人员武装的做法。我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和平。

关于前往西非的代表团，非洲集团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其他重要的事务，它被突然推迟。当然，我们被告知，非洲仍然很重要。但是，所出现的其他一些紧迫事务必须被放在优先于代表团的位置。我们认为，紧迫性和重要性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人认为重要的问题也就成了紧迫的问题。

我们原先担心代表团的几内亚比绍之行会成问题。我感到高兴的是，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向我们保证，几内亚比绍将被包含在西非之行中。我们还认为，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前往几内亚比绍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完全做到这一点，就会发出一个非常错误的信号。我们认为，几内亚比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过去曾说过，几内亚比绍正处于我们所称的冲突后阶段；但它也处在一个冲突前阶段。在主席分发的文件中，主席写到了安全理事会在努力开展活动以预防冲突方面的作用。这正是安理会可以非常有效地防止该国发生全面冲突的一种情况。

我们还高兴地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些成员也将大致在安全理事会代表团访问的同时，前往几内亚比绍。正如我们过去曾说过的那样，我们认为，应该有更多的联合代表团前往诸如几内亚比绍和布隆迪这样的国家。

最后，我想就所散发的任务范围作两点简短的评论。我们完全同意所散发的有关布隆迪的任务范围。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使该国意识到，需要开展安全和军事方面的改革。这是当地和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利比里亚，我们认为，除了任务范围中所规定的内容外，安全理事会还应该努力寻找办法，与该国当局进行某种建设性的接触。重要的是，在大选前这段时期，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应协助该国和该国人民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除了任务范围中已包含

的内容外，我们认为还非常需要介入。这也会非常符合非洲联盟的一贯建议。

主席先生，最后，我要再次感谢你给我们再次讨论非洲问题的机会。我们要向两位负责人以及将参加代表团的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我们祝愿他们取得圆满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南非代表库马洛大使以非洲联盟主席兼南非代表的身份发言。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我们荣幸地参加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主席先生，我们赞扬你在这个重要和关键的时刻对安理会的干练领导。确实重要的是，我们在本次总结会议上，特别是在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的范畴内对安理会工作进行彻底的反思。

多年来，安全理事会一直在积极地处理非洲大陆的冲突问题。安全理事会一直寻求利用其所掌握的各种不同机制，在非洲努力履行其维持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

安全理事会即将进行的事实调查访问将在其继续处理西非和中非复杂冲突的时候增加安理会的实际经验。非洲联盟深刻地意识到那些问题，并积极地投入预防和解决冲突的领域。安理会访问团即将面临的冲突局势具有一个共同点：发展不足和争夺自然资源。也存在着邻国武装团体越过边界，挑起暴力并蔑视关于返回其原国呼吁的困难问题。这些人并非难民，他们甚至不接受自愿解除武装和遣返。也有本地武装团体拒绝加入谈判达成的停火协定，使得已经接受和平的其公民同胞不能重建生活。

安理会在这些复杂挑战方面的作用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宪章》第三十九条赋予安理会这样的责任，即断定任何对和平的威胁、对和平的破坏、或侵略行为是否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断定是否采取适当的步骤，以维持或恢复和平。如果没有这一条款，安全理事会在解决非洲冲突方面的作用将总是受到质疑。随着最近事态加深人们的看法，即安全理事会也许被分散对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边远角落的伊图里之类地方冲突的注意力，人们更尖锐地提出问题。

安理会在全球寻求和平方面必须仍然处于中心位置。安理会必须继续将重点置于根据公正和国际法的原则，采取有效集体措施，防止或消除对和平的威胁。然而，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安理会的各种机制是否足以处理解决冲突这样的复杂问题。

安全理事会是担负着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任务的唯一机构。为此，安理会担当不起被视为在参与实现和平方面具有选择性或犹豫不决。对非洲人民而言，问题并非安理会如何继续积极处理其关系重大的困境，而是它如何有效地实现和平。

非洲联盟成员国已通过自己的惨痛经历了解到和平与安全同可持续发展的更广泛目标两者之间的重大关系。通过《非洲联盟组织法》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非洲领导人对走上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道路已经形成一种共同的远见，并作出共同的承诺。他们已经呼吁世界社会辅助其努力，并执行《千年宣言》对非洲作出的强调支持预防冲突的承诺。对我们非洲来说，安全理事会依然是这项崇高努力中的一个重要伙伴。

迎接这些挑战方面的一个鼓舞人心的发展是，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正在确立工作关系。安全理事会设立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问题特设工作组，以及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下建立摆脱冲突非洲国家问题特设咨询小组，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机制，它将有可能导致对解决冲突局势采取一种更全面的做法。

通过这样一个包容一切的进程，安理会具有这样的潜力，即进一步认识到某些冲突局势的复杂性，并推动为建设和平采取全面和综合的战略。

安理会也必须考虑在支持其决定方面能否获得资源，包括财政和政治资源。联合国会员国一再指出，当其决定伴随着一致的目标和政治意愿的时候，安理

会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政治意愿和必要资源相结合的最佳体现也许是安理会在杰里米·格林斯托克大使领导下的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工作方面的决心。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正在加强。这种关系以基于决定性原则——即多边主义依然是实现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唯一适合道路——的许多实际情况为中心。联合国是我们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和大小国家平等权利的信念的灯塔。通过《宪章》，我们决心联合我们的力量，对付和平的敌人。因此，在非洲和其它地方继续遭受残暴战争和冲突的许多人仍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安全理事会，那么在我们困难的时刻，我们应当求助于谁呢？”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南非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我现在请安哥拉代表以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问题特设工作组主席的身份发言。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问题特设工作组，诚挚地赞赏你在这个非常重大的时刻及时地举行本次会议——就在我们刚刚纪念非洲统一组织，即现在的非洲联盟创立四十周年的几天之后。

巴基斯坦主席为今天会议所建议的议程表明安全理事会对影响非洲大陆问题的重视，并反映出寻求各种方式来加强国际社会对非洲承诺的紧迫必要性。

我今天上午的发言将侧重于提高联合国目前在本组织与非洲打交道方面所使用各机制的效率，特别是各工作组作用的必要性。

人们高兴地注意到各特设工作组在联合国系统中日益增加的作用，其中包括关于冲突根源及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大会特设工作组、关于摆脱冲突非洲国家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特设工作组、各之友小组、以及我今天上午发言所代表的安理会预防和解决冲突问题特设工作组。

这些工具，如果使用适当，能够并且应该成为促进和平和处理影响国际社会的危机、特别是非洲大陆上的危机的重要工具。我们认为，需要加强这些小组的工作，使它们的建议与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更加相关。此外，各工作组应该寻求与各制裁委员会合作和协调的机制，因为正如所确定的那样，实行制裁常常仍然是保证国际公认的准则得到遵守、导致解决冲突的重要工具。安哥拉就是这样的例子，在那里，针对叛乱运动的制裁，当得到适当的实行和监测时，成为解决我国战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2002 年 5 月 22 日在我的同事孔朱尔大使主持下召开的安全理事会关于在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的特设工作组的公开会议就在马诺河地区建立信任方面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合作、秘书长特别代表在非洲的作用、设立之友小组以及就同非洲联盟和各分区域组织合作的问题提出了重要的建议。

然而，决定和/或建议同其执行之间的差距仍然是一个令人极为关切的问题。因此，各工作组需要对各项建议作更加严密的评估，以便使这些建议对联合国系统、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来说更加可执行和面向行动。一个工作组的效力将取决于其侧重于具体行动或具体局势的能力及其调动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并且为适当的、及时的反应提供适当的建议和支持的能力。

几内亚比绍问题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正摆脱冲突的非洲国家特设咨询小组、安全理事会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以及几内亚比绍之友小组共同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各工作组积极参与的一个好例子。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即将对该国进行的联合访问肯定将加强这一点。

正如我早些时候提到的，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就同非洲联盟合作的问题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有关建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同非洲联盟和诸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之类的区域组织进行更好的协调和协商。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对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和大湖区、特别是

刚果民主共和国仍然存在的冲突作出的反应是更好的合作能够取得什么成就的最佳例子。

我要欢迎秘书长为通过在秘书处设立一个特别处理非洲问题的办事处来加强这一合作所作的努力。甘巴里先生最近被任命为该办事处负责人同样受到人们的欢迎。这是协助非洲联盟加强其能力的另一个好例子。

非洲联盟成员国签署了一项设立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议定书，这是非洲大陆为应对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中的挑战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因此，我们对联合国愿意协助执行该议定书表示欢迎。

正如今天上午所作的一些较早的发言中再次重申的那样，非洲大陆的主要关切之一仍然是需要对非洲危机作出及时的联合国维持和平反应，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特别是布尼亚局势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今天上午，安理会通过了第1484（2003）号决议，在向会员国发出普遍呼吁之后，授权部署临时紧急多国部队。我们赞扬法国的领导才能和将参加这一努力的会员国的积极支持。

最后，我要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非洲和世界许多其他地区的两个主要挑战。这要求整个国际社会全面的、多学科的参与。结束巴基斯坦本月份主席任期的今天本次会议应被视为安理会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中寻求应对正出现的危机的新方法的努力中向前跨出的一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哥拉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阿吉拉尔·辛塞尔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由于这也许是你、主席先生本月主持的最后一次会议，我要借此机会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你在这一非常艰难的月份有效地领导了安理会的工作。我还要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你将“以非洲境内的冲突:安全理事会代表团和联合国促进和平与安全的机制”的主题纳入本次总结会议程。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做法是及时的、必要的。访问非洲的安全理事会代表团已成为安理会决策进程的极为重要工具。这些访问是在联合国支持下进行的，从而得到会员国的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今天的讨论是对安全理事会在执行其任务时所具有的透明度的承诺的组成部分。

有关非洲冲突的决策进程必须尽量全面。冲突是由各种各样的情况所造成的，而这些情况经常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具有组织形式、权力结构、开采自然资源的方式以及由许多这些冲突所维持的古老的统治方法。必须重视所有这些因素：种族和国内冲突、各政治派别之间的战斗、非法开采自然资源、非法贩运小武器和轻武器、雇用雇佣军以及使用儿童兵等等。

安全理事会在为非洲的和平与未来作出关键决策时，必须把它们纳入其远景。墨西哥认为，必须从这一全面的角度进行对冲突的分析，并考虑到解释其根深蒂固的原因的区域层面。我们在这样做时，必须同各区域组织、政治领袖、公民社会的成员——所有那些积极参加这些进程以及必须成为解决办法一部分的人——进行对话和交流。

安全理事会还必须在同联合国各机构于各个活动领域中的富有创意的合作进程中处理非洲的问题。非洲是所有联合国机构及其工作的交汇点。因此，安理会的行动必须反映出我们在安理会中称之为“伙伴关系”的同联合国各机构之间的合作的精神和目标。

非洲的冲突还同无法预见的涉及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以及同像饥荒和流行病有关的泛滥情况相关联。因此，也应当在我们的工作中全面地理解这些因素。当然，还必须把非洲各国所面临的财政情况和经济前景也作为判断的因素；因此必须同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展开对话和互动。

要解决非洲问题，我们就必须经过真正具有预防性的长期努力来处理其根源。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在长远的角度上必须产生

最佳结果，从而建立非洲和平、稳定、理解与和谐的条件。

当我们离开安理会会议厅而随着安全理事会赴非洲特派团前往那里接触现实情况的时候，就能够认识到所有这些现象。在我们坐在这个会议厅内对非洲的各项问题的认识同我们前往非洲时遇到这些问题——尽管是简短地以及有时是浮浅地——而得到的认识之间，有一条有时非常难以越过的鸿沟。然而，安全理事会赴非洲的各特派团证明是一个根本的工具，首先像格林斯托克大使在这里指出的那样，实现了安全理事会成员同各国领导人之间关于安理会必须作出决定的方面的直接对话。它们也是同公民社会及卷入冲突的各位行动者进行对话的机会，是同联合国各次行动直接接触、并除文件之外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和所有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于本组织驻非洲各国的特派团中工作的机构建立更畅通的交流的机会。

我们从我国正在塞拉利昂制裁委员会中所作的工作中认识到，对制裁的作用和性质作出决定性判断的根本方面，就是同受到安全理事会这种决策影响的社区展开对话的能力；同每天评估制裁的影响和制裁的执行所造成的困难的联合国代表建立直接通讯的能力；以及面对该区域各国领导人和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机制而影响其行为的政治角色而重申我们对充分遵守这种措施的承诺的能力。

所以，安全理事会在过去一年半中完成了一系列的任务，墨西哥认为这些任务取得了非常积极的结果。去年二月，安理会向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派遣了一个特派团，它除其他外还负责向各方指出安理会所作出的并继续作出的有关以和平方式及通过表达各方的意愿而解决冲突的优先顺序。安全理事会然后有机会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并明确地发出和平信息。安理会还在中非和西非完成任务，这些地方近年来一直是其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在安理会和该区域主要角色之间展开对话，是这些任务的根本目标。

在这方面，同政府代表和各政治派系成员之间的意见交换，使安全理事会有机会更实际和直接地评估其决策的重要性。最近，安理会审议了派遣一支多边部队以支持特别是驻在伊图里生省的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国要强调支持和感谢乌拉圭部队，它现在正试图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于伊图里和布尼亚完成其人道主义任务。我们认为，安理会作出的关于向非洲派遣一支临时紧急多边部队的决定，是一项正确和必要的决定，表达了安理会履行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承诺的决心。

我们认为，法国常驻代表领导的特派团还将有机会评估安全理事会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新措施，以便实质性地帮助巩固该国和该地区正在开展的和平进程。

我们感到，对于专家小组在非法开采自然资源方面所提出的措施采取后续行动特别重要；非法开采自然资源是我们今天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必须解决的许多冲突的根源。我们还必须使邻国认识到他们避免卷入冲突和充分尊重刚果的主权和自决方面的义务和责任，他们还有义务和责任防止任何武器贩运和在他们的领土上发生任何助长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暴力和对抗的行动。

安全理事会很快还将出访西非。这将是加强安理会在该地区努力和提供准确的区域看法的一次新机会。

西非局势在不同国家再次发生内部冲突之后已经恶化；这些冲突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这次对几内亚比绍、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能够的出访以及同该地区邻国的对话还将是安全理事会今后采取有助于这些和平进程的决定的一次机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将有机会直接评估利比里亚正在经历的困难情况，该国的局势大大的助长了该区域目前的不稳定。我们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同时还必须审查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所采取制裁措施的作用。

非洲还有一些其他的冲突局势也必须得到安全理事会的不断关注。例如在索马里，内部冲突日趋严重，平民百姓的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安理会必须考虑更多的措施，以便鼓励有索

马里各方参加的包容对话，重申索马里的主权、领土完整、独立和统一。

最后，我们愿强调非法武器贩运以及它同恐怖主义行径的联系和同武装冲突继续的联系所构成的基本威胁。我们必须努力制止小武器和轻武器在非洲的贩运，此类武器贩运具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实际效应。此类武器泛滥地区和作战人员能够任意获得此类武器地区所发生的冲突每年造成的伤亡人数表明，无论意愿和目的如何，这些武器就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安全理事会必须鼓励预防冲突的行动。为此，必须加强联合国同区域机构以已经在这里过去会议上讨论过，特别是在四月份安全理事会同非洲得到适当代表的各区域组织代表之间的会议上讨论的条件进行合作。

墨西哥决心继续加强同非洲的友谊与合作。我国确信，必须特别关注非洲各国人民，我们表示愿意为非洲各国人民促进和平、安全与发展作出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墨西哥代表队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布勒·盖特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本次会议是在非常重要的时刻召开的，它在讨论紧迫的国际问题。非洲大陆正在爆发武装冲突。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科特迪瓦的最近事态发展的特点是过度使用武力、对平民使用暴力和使用武器作为要求自身存在和达到政治和经济目的的手段。冲突有可能蔓延到国家边界以外，并存在着冲突发展成区域性质的危险。因此，安理会必须采取更为有效和坚定的立场，制定履行其维护整体和特别是非洲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任务的新的方式和方法。

我们注意到，面对非洲各区域暗淡的政治和人道主义局势以及面对成千上万平民百姓所遭受痛苦和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状况，代表国际社会解决非洲冲突意愿的联合国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也有失败。因此必须调动政治意愿，援助本组织所作的种种努力，以便巩固所取得的进展和避免挫折。

的确，联合国在世界各地区，特别是非洲解决武装冲突和建设和平的过去经验表明，政治意愿是支持努力解决冲突和加强冲突管理机制效力的必要因素。

建设和创立和平的关键条件是以综合和整体的方式保证国内、区域和国际各级的政治承诺。同样，希望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在解决非洲冲突方面今后发挥作用的各利益相关方正在扪心自问，这一作用是否应该限制在管理冲突、维护或建设和平和向有需要的人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还是应该使联合国能够采取有效行动，以便在冲突发生之前和在冲突已造成伤亡和使平民百姓流离失所之前预防和遏制冲突？

在这方面，埃及认为非洲最近已经发生的一些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或者至少可以在早期得以遏制。

因此，通过秘书长代表和联合国驻非洲办事处的工作，在安全理事会指导下并在非洲联盟秘书处、区域组织和有关行动者的合作与协调下建立有效预警制度，乃是对联合国今后在处理非洲冲突方面的作用提出的重大挑战之一。

国际社会必须管理非洲冲突，采取涵盖一切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通盘方式对其加以处理。埃及认为，联合国在管理非洲冲突方面的作用遇到了很大的挑战。目前缺乏捐助承诺，对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作出的建设和平承诺也没有得到履行。在有关国家中，执行联合国安全政策同建立社会经济基础设施之间，特别是同执行体制建设方案、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以及扫雷和追究战争罪行等方案之间存在着拖延。

毫无疑问，联合国同非洲联盟和非洲各区域行动者与组织之间的有效协调也必须得到不断的财政援助，以便使这些行动者和机构得以在非洲各区域和各国履行它们困难的维持和平职责。

埃及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正试图利用区域重点回应非洲冲突；这是完全正确的。安理会历次辩论，特别是关于西非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冲突、以及中非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布隆迪冲突的辩论，都反映了这种趋势。以区域重点对付非洲冲突有助于遏制这些冲突，有助于限制其消极影响并有助于加强联合国的有效行动。

埃及也欢迎安理会打算在 2003 年 6 月派遣两个代表团赴西非和中非。这项主动行动将使安理会能够实现以下目标。第一，安理会将能够重申国际社会致力于均衡和持久地解决这两个区域的冲突。第二，安理会将能够探索局势的实际情况和事态发展，以及人民因武装冲突而遭受苦难的程度。第三，安理会将能够确定联合国在冲突地区有效实地存在的真实需要。第四，安理会可以对安理会有关西非和中非冲突问题的各项政策和决议的效力进行评估。

我们希望这两个代表团实现这些目标，回来后对联合国今后应如何处理非洲冲突抱有更明确和更全面的认识。我们还希望对这两个代表团的成果采取后续行动，加强联合国维护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布隆迪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恩泰图鲁耶先生（布隆迪）（*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本月份主席巴基斯坦取得的的显赫成就表示承认。这归功于你的巨大活力和个人技巧。布隆迪对你在安理会已经和将要继续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安全理事会在审议非洲冲突问题上花的时间最多。令人遗憾的是，非洲一直处于冲突局势之中，不幸的是，终止这种局势的过程十分缓慢。安理会不久将向中非和西非派遣两个代表团，以便实地观察目前各和平进程的困难，并同各国和各区域领导人以及各政治和军事行动者讨论如何在这两个处于危机之中的非洲区域恢复和平。

我要特别谈谈即将成行的安全理事会赴中非代表团。在这方面，我赞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现任主席刚果大使刚才代表中非各国所作的发言。确实十分重要的是，必须把解决该区域问题的种种办法结合起来，以便在全区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各种冲突都是相互关联的。同样，非洲这个地区遭受的冲突使得各局势各个层次都变得十分棘手。

联合国将在几乎同时派遣一个由活跃在中非地区的联合国机构组成的多学科代表团，我对此表示欢迎。所有这些代表团都证明，整个联合国系统都真正致力于使中非实现稳定。

布隆迪非常赞赏安理会进行实地访问，连续四年向中非派遣代表团。这些代表团有助于在谋求和平方面取得进展，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布隆迪尤为如此。在本次第四次访问该次区域前夕，我国代表团要发表以下评论和建议，以便使代表团能够真正满足不堪忍受的战争状态受害人口的期望，并使代表团能够在布隆迪第二阶段过渡中加强新领导班子。过渡至关重要，它必须结束预期持续 18 个月的方案，还要完成第一过渡阶段期间因持续战争而无法完成的方案。

第一个建议是：我们认为安理会代表团应优先要求各方遵守和执行已经签署的各项政治协定和停火安排。只要签字各方不打算执行它们同意的内容——尽管这当然需要它们作出许多让步——和平进程可能陷于僵局或甚至倒退。

关于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卢萨卡协定》和《阿鲁沙协定》继续是基本参照点。但是，从那以来签署的附带协定不应当遭到忽视。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应当提醒各方必须遵守自己的承诺，因为有些签字方倾向于对这些协定提出疑问，或者——那些受到邀请但没有签署协定的方面——甚至威胁要攻击这些协定并使其变得无效。

在有关布隆迪的所有协定中作出的承诺也包括对拒绝为和平进行谈判的方面采取的措施。该区域和联合国都可以为《阿鲁沙协定》所有这些协定和签字

作证。提醒拒绝坐到谈判桌上来的武装团体和运动注意所有这一切总是一件好事。我提到《卢萨卡协定》和《阿鲁沙协定》是因为它们是密切相连的。除非实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否则就不能实现布隆迪和平，反之亦然。整个区域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安全理事会前往中非的访问团应当促进持久的解决方法，因为该区域仍然受到新的种族灭绝的威胁。同殖民历史和独立初期的领导不善相关的根深蒂固的紧张局势是该分区域反复发生暴力的根源，导致了 1994 年的卢旺达种族灭绝，以及在卢旺达种族灭绝发生的几个月之前，于 1993 年在布隆迪发生的种族灭绝屠杀。这也导致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和东北地区今天的人道主义灾难。种族灭绝理论和种族灭绝的凶手仍然留在该地区，跨越边界散布武器和死亡。为了消除暴力的阴影并制止在肉体上消灭邻居，我们应当努力记住在非洲大湖区发生的事情，以便我们能够查明真相、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根源和防止后代发生同样的灾难。

《布隆迪和平与和解协定》的签字方同意请安全理事会建立一个中立和独立的国际司法调查委员会，以查明自从 1962 年独立以来该国生活中惯有的所有暴力的责任。布隆迪人民等待安理会在对布隆迪进行访问期间作出答复。

但是，安全理事会必须明确地理解，回忆过去的目的不是要重新打开伤口或是进行报复。相反，这是为了取得谅解，使凶手能够进行反省并也许请求受害者的宽恕，同其进行和解。疗伤过程是必须的。《阿鲁沙协定》呼吁刑事法庭惩罚这些罪行。但是，它也呼吁建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当然，所有这一切取决于调查后提出的建议。这就是委员会如此重要的原因。应当尽早建立该委员会，正如安理会已经在类似情况下所做的那样，例如在塞拉利昂，和不久将在柬埔寨。正如我已经说过，目的是在坚实的基础上促进和解。正如有人以前就打击有罪无罚现象说过的那样，安全理事会被要求帮助布隆迪寻找打击这一现象的手段，因为这是在坚实基础上建设未来的最可靠的方法。

我的第三项建议是，鼓励安全理事会访问团向冲突中的对手们发出明确的信息。我们经常听到中非分区域——至少在布隆迪——公众说，安全理事会的信息是重复的。也许他们不了解重复的好处；或者也许人们忘记了敌对各方对解决其争端负有首要责任。安理会只能帮助布隆迪人和刚果人实现和平。

然而，有些局势需要国际社会采取更坚定的立场。例如，当皮埃尔·恩克鲁恩齐萨的叛乱团体——全国捍卫民主理事会-捍卫民主阵线——对首都的街区或该国其他人口中心发动致命轰炸时，这是恐怖主义，并且必须作为恐怖主义遭到谴责。当该团体把学童和学生扣为人质和迫使其参加战斗时，它就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这一点也应当指出。

根据同样原则，违抗国际社会，拒绝参加向所有人开放的谈判的运动和组织，应当被解除武装。布隆迪的鲁瓦萨·阿加同的民族解放力量-帕利佩胡图派就应受到这种对待。我曾经说过，该地区仍然面临种族灭绝的威胁，在布隆迪这样的国家里，局势非常有利于再次发生同样的暴力，我们如何能够继续接受其基本理念为种族暴力的运动？所有这些话都是必须说的，必须谴责这种运动。

我谨借此机会感谢安理会。安理会在 5 月 2 日的主席声明中告诉帕利佩胡图派民族解放力量，国际社会认为越来越难于理解其斗争的合法性。

第四，安全理事会必须修改干预非洲常常非常困难冲突局势的授权。在中非和西非，挫折有时候使联合国或区域观察或维和团的努力功亏一篑。在塞拉利昂、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安理会和区域组织有时突然被不得不修改任务规定，增加特派团部队的编制。这种局势有时难以逆料。有时候这些局势的产生在所难免，因为任务的具体规定不适应，或部队的人数不够。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关于布隆迪，联合国办事处的存在以及丁卡大使担任负责和平协定后续行动任务的委员会主席，说明了联合国对布隆迪的坚定承诺。

新近成立的非洲联盟对联合国的呼吁作出了回应。联合国呼吁通过派遣约 3 000 部队组成的非洲停火观察员特派团这种非洲解决办法，解决非洲的问题。在经过一开始的拖延后，看来终于找到了部署特派团的办法，而这实际上是一支部队。但还必须对这一努力给予支持，因为这支部队必须有持续工作一段时间的能力。除了财政和后勤问题外，还有部队的任务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一特派团期间与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一问题。这将是泛非组织第一次向一个成员国派遣这种大规模的部队。

当然，还需就这支非洲特派团的任务建立在何种授权基础上的问题作出决定。是以《宪章》的第六、第七还是第八章为基础？哪一章更适合于布隆迪的局势？去年 12 月，南非副总统雅各布·祖马代表调解人纳尔逊·曼德拉向安理会解释说，非洲特派团将确保使停火得到遵守，并在适当时机向联合国布隆迪维和团交权。

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必须在指导维和部队的派遣问题上的原则方面表现灵活性，因为不同的国家情况各异。例如，联合国不愿意向布隆迪派出维和团，因为反叛分子拒绝在进驻营地之前放下武器。这是安全理事会无法就派遣特派团作出决定的原因之一。但如果我们显示些许的耐心和灵活性，那么，就会鼓励反叛分子在进驻营地后放下武器。一旦他们处于那种局势，一旦我们能够在心理上与他们一道工作，就可能创造条件开展维和行动。

由非洲特派团向联合国特派团转变，可能不会很困难，当然也应该有所防备。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联合国维和团将包括军事组成部分以及政治和人道主义组成部分，特别是在选举支助等之外，还包括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组成部分。非洲特派团没有那么多的组成部分，但就布隆迪来说是需要的。

安理会和非洲联盟之间应该进行合作，以使当前国际社会在布隆迪的努力取得成果。安理会代表团将为与布隆迪当局进行讨论提供机会。

最后，我的最后建议，大湖区人民希望除了安理会的政治支持外，经济和人道主义的局势也能够有所改善。在地面资源乏匮和持续贫困使政治冲突雪上加霜的地区，和平的信息对于饥饿的人民来说是对牛弹琴。当然，目前正在作出相当大的努力。但这些努力仍然不够，而安理会在鼓励捐助界方面的动员作用将是决定性的。按照布隆迪的谚语，一无所有的人总是指责别人是窃贼。这种局势导致为了取代别人或争取更大的好处而从肉体上将之消灭，这种现实仍然令人不寒而栗。

在结束发言前，我要强调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帮助解决非洲的冲突和冲突后局势方面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布隆迪已请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设立一特设顾问组，就布隆迪的经济社会局势采取后续行动和动员捐助界。我认为，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的下一次实质性会议上，会对这一问题作出决定。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成立这一顾问组，希望它能够与安全理事会主持成立的类似的小组密切合作，以便最大地发挥联合优势，帮助布隆迪恢复稳定与和平。我希望安理会今后派往非洲的代表团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布隆迪代表对巴基斯坦代表团说的客气话。

阿亚福尔·中贡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首先，我像前面的发言者一样感谢担任主席的巴基斯坦，并特别感谢先生你很有创造性地在贵国结束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时组织这个关于“非洲冲突：安全理事会访问团和联合国促进和平与安全的机制”的总结会议。

我欢迎秘书长非洲问题特别顾问易卜拉欣·甘巴里大使参加这个会议。我还感谢他在今天的辩论开始

时所作的重要发言。他提出的有力建议无疑将帮助本安理会提高它在处理非洲问题时的效率。

很清楚，这个由于非安理会成员参加而受益的公开辩论将使我们能够考虑到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我国代表团认为，这将保障在今天的讨论期间所提出的建议具有合法性并得到广泛同意。同时，先生，在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集中于其他冲突地区时，喀麦隆欢迎你决定把联合国在非洲冲突中的行动作为这次讨论的核心。

初看起来，这个专题似乎已经失去了它往日得到的注意，并且有点内容贫乏，因为安全理事会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很多其他国际论坛在最近几年中如此经常地讨论过这个专题，并且安理会现在把其 62%的时间用于讨论这个问题。

显然，非洲继续处于安全理事会各种关切的中心。确实，安理会成员以及——在涉及关于非洲冲突的公开辩论时——联合国会员国表现了非凡的创见，提出新颖和有创新性的解决办法和战略。为实施这些建议，现在所需要的是有关各方的真正政治意愿和安全理事会成员支持非洲促进该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的斗争的坚定决心。然而，强调安全理事会向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派遣访问团的做法特别有新意。在这个问题上，派团的目的是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安理会成员知道，安全理事会访问团，特别是派往非洲的访问团至关重要，起着一种关键性作用。访问团使安理会成员能够评价当地局势，与各方加强对话并从有关各方直接获取资料。此外，这种访问团使安理会成员能够更好地直接了解有关冲突的微妙特点和结构。它们还使安理会能够对外表现出一致性，而这一点极其重要，特别是在涉及冲突各方以及在当地工作的联合国机构人员时。

我想把我的发言集中于这个总结辩论的主题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上：安全理事会访问团的作用和访问团可能引起的安理会与非洲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

最近几年中，在安全理事会向世界各地的冲突地区派遣的 19 个访问团中，13 个访问团是派往非洲的，这似乎是要表明，安理会为审议那里的冲突局势而使用大量时间是有理由的。安理会的实地访问团提供了一个明确和公开表明安理会的立场和决定的机会，而同时，这些访问团——鉴于其对有关各方的政治影响——不是也应成为预防外交行动的一个极其有用的工具吗？在有一切潜在冲突前兆的局势中，这种访问团可以在敌对行动爆发之前对化解紧张局势起重大作用，并可对秘书长的预防性外交起有用的补充作用。

此外，使安全理事会访问团成为安理会决策过程中的一个经常性的组成部分将是可取的。这种访问团通过与当地各派直接接触而为安理会成员提供的资料的数量和质量肯定会影响安理会成员对当地局势的认识，并最终会对其后的决定产生积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安全理事会不应计划在情况允许时，在它准备就任何特定局势作出一项重要决定时制度化地向实地派遣访问团吗？通过这样做，成员们将能够在充分了解当地全部现实情况之后采取其立场。

当然，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样一种做法不是为了就安理会的任何今后决定的细节进行讨价还价，也不是为了带着先入之见到实地访问。它的目的是通过听取冲突各方和有关各方的意见并向他们发出强有力信息而对当地局势产生一种感受深刻的认识。我们不反对在决定向实地派遣访问团时考虑到不是安理会成员的各国在公开辩论中表达的看法，因为其中有些国家将是区域行动者。在决定的准备过程中的这种参与不会损害安理会的信誉。因具体情况而定，这种参与包括采取旨在鼓励有关方面的做法，向有关各方建议决定，以及在必要时帮助他们理解安理会的意图。不管怎样，对各方意见的征求和听取只会改进各方对安全理事会决定的认识，而安理会则未必要感到受其意见的约束。最重要的是对当地局势产生一种感受深刻的认识，以便在充分了解情况后作出决定。

但是，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计划前往西非的特派团不能在这种条件下成行。同样，安全理事会各特派团在当地会晤的各行为者包括区域组织。应该指出，鉴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新挑战，安理会于 2003 年 4 月 11 日举行了专门讨论它与各区域组织关系的公开辩论。当时，喀麦隆在发言中着重讨论了安理会与非洲各区域组织和分区域组织的合作问题。

安全理事会特派团也是宝贵的机会，可以改进与非洲各区域组织和分区域组织的工作关系，尤其是改进安理会的审议方式，使它妥善作出关于它处理的、关系到本大陆的各种问题的决定，确定其立场。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发展了堪称典范的机构关系，其做法是一贯的，是令人鼓舞的。最近，在科特迪瓦局势方面，我们看到了这种关系，西非经共体为该局势派团来到纽约，得到了安理会的支持。但是，当已经有区域组织对审议的冲突作出相反的决定时，安理会有时在处理事务方面非常有选择性。

我们鼓励安全理事会在其实地特派团考察期间加强并维持它与各机构的关系，因为取得效力的保证之一是，在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方面，保证区域努力与安理会行动完全平衡。我国代表团热切期待着安理会与各区域组织——无论其政治影响力，无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它们有什么看法——完全和谐地合作的时刻到来。这个问题值得重视。

最后，我谨表示，希望安全理事会即将前往大湖地区和西非的特派团将成为一个机会，促进正在开展的和平进程，解释安理会的立场，并且充分认识到必须最终在这些分区域一级采取全面做法。必须指出，西非有一位负责整个分区域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这是其优势。我们希望，下一个派往中非的联合国机构间特派团将与安全理事会大湖地区特派团一道，在这方面提出建议。

坎宁安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们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讨论。主席先生，你采取行动，让安全理事会各成员有机会讨论他们对即将成行的特派团的期许，听取其他成员的反映和意见，我认为这是非常及时和有用的。我认为，我们今天已经听到一些有用的评论和意见，这将提高我们关于这两个特定特派团和关于这个进程的思维。

许多发言代表已经谈到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可以在非洲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就如何加强这种影响提出了各种主张。但是，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认识到，在今后 45 天里，我们将向非洲派遣两个安全理事会特派团，这说明，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接触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找到解决办法。

当然，我们在安全理事会讨论非洲问题时，往往注重危机，注重存在的许多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特派团帮助我们更好地而且更加集中地注重这些危机和问题。但是，我要指出，近年来，非洲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十年前，一党制国家和军人独裁是该大陆的正常状态；今天，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近一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约 33 个非洲国家已经建立民主制度。在实现有效施政和尊重人权及基本自由方面，许多国家正在取得重大进步。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框架表明，非洲决心维持并扩大这些积极变化。所有这些都值得欢迎，我们坚决支持这个进程。

我们还看到，一些长期冲突结束了。去年 10 月，我们庆祝了《罗马和平协定》签署十周年，这些协定使莫桑比克实现了和平。塞拉利昂和安哥拉正在摆脱多年流血的阴影，正在走向冲突后建设和经济复兴。

但是，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清楚，该大陆许多地区仍然深陷冲突之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最近几个星期里，依图瑞的危急局势引起了安理会的重视——或许没有像我们在处理其他问题时那样公开，但安理会各成员都知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许多时间，今天，我们通过了一项决议，以处理该局势。就像英国在塞拉利昂所做的一样，法国领导了一支我们充分支持的多国部队，为此，我们赞赏法国政府。我们期望，安

全理事会特派团将使安理会能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促进制定一项长期战略，结束这场可怕的冲突。

当我们研究非洲许多麻烦地点——今天已经谈到其中许多地点——时，我们总是努力寻求办法，使安理会和联合国、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正如一些其他代表已经指出——使非洲人自己保持持久承诺。我们支持邻国和区域其他国家进行努力，帮助解决冲突。美国向其中若干行动和倡议提供了资金和培训援助，我们将继续努力，寻找办法，帮助在每个危机地区建立适当的和平环境。

布隆迪和平进程是脆弱的，仍然需要仔细监测和持续援助，5 月 1 日，总统职位转移，这使我们感到鼓舞。在西非，科特迪瓦局势不稳定，这也需要国际重视，以确保各当事方继续合作，执行《利纳-马库锡协定》，确保我们所有人作出努力，保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有足够的资金开展活动，这是其活动以及我们的和平努力取得长期成果的关键。

美国坚决支持对企图继续推动暴力循环和不稳定局势的当事方实施制裁。制裁措施限制获得武器的机会，限制用于破坏国际安全的资金，因此，可以成为一项宝贵的工具，将威胁减少到最低程度。我们的目标不是惩罚谁，而是利用制裁措施，改变各政权威胁邻国的政策，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指的是哪些政权。

关于利比里亚，安全理事会采取了强烈的制裁措施。多年的内战使利比里亚人民面临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泰勒总统一再将其内战输出到各邻国。即将在加纳举行的和平会谈是一次机会，安理会可能需要做好准备，最终发挥支助作用。

此外，从长远来看，通过尊重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准则以及致力从事善政，能够很好地增进对解决和预防冲突的支持。美国政府目前参与了一些非洲国家中旨在促进民主、善政和经济发展的各种方案。我们还希望与我们的非洲伙伴一道努力，通过《千年挑战账户》来进一步促进实现这些目标。《千年挑战账户》将善政、妥善经济政策和投资于人民作为它的三个支柱。

然而，正如德拉萨布利埃大使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归根到底，非洲冲突的解决办法必须来自冲突当事方自己。不能由外部强加解决办法。区域和国际行动者以及安理会能够提供必要的援助，帮助维护和平。但是归根到底，真正的进展取决于实地交战方的政治意愿和有效积极步骤。

我们的任务——我们希望即将前往非洲的安全理事会代表团推动完成的任务——是促使交战方作出重要的和平选择，然后在当事方作出这一决定后，立即帮助它们达到这个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巴西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莫塔·萨登贝格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在指导安理会本月份审议工作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你采取主动，召集举行关于非洲境内的冲突以及安全理事会代表团和联合国促进和平与安全机制的重要性的辩论，这绝对是非常及时的。它还提供了又一次机会，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的局势上。那里的局势正发生突变，而且可能出现恶化，危及非洲的一个重要区域，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

尽管我们面临各种局限，但巴西将为安全理事会今天通过设立的联合国快速部署部队作出贡献。我们要赞扬法国政府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我国政府支持秘书长科菲·安南最近发出的呼吁，即成立维持和平部队，使它具有比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还要大的权限，以便于它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发生的暴力。

出于团结精神，巴西非常关心非洲的事态发展。我国所具有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非洲遗产的

生命力。此外，我们在族裔、文化和历史纽带的基础上建立了兄弟友好关系。最后，巴西充分意识到，非洲的和平、安全与发展不仅对非洲人民自己，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卢拉·达席尔瓦总统清楚指出的那样，加强与非洲的联系是我们的一项政治、道义和历史义务。本着这一精神，我国政府正着手恢复我们与非洲国家双边关系的活力。巴西对外关系部长塞尔索·阿莫林大使刚刚完成了对非洲七国的访问，从而为卢拉·达席尔瓦总统今年八月访问非洲大陆铺平了道路。

与此同时，巴西及其非洲伙伴一直在葡语共同体框架内探索相互合作的可能性。有五个非洲国家属于这个共同体。

深刻的变革使非洲问题被摆到了国际议程的前列。冲突也许是这一变革进程中最显著、最令人不安的特征。但是还存在一些重要而积极的事态发展，它们表现在民主化的趋势以及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所体现的非洲领导人将其精力和创造力投入到社会和经济重建的意愿方面。

联合国继续是非洲希望的源泉。在和平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期待安全理事会利用它的所有各种外交资源。

巴西参加了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实现和平与稳定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诸如定于下月前往中非和西非的安全理事会代表团是很重要的，因为此类代表团使得能够与当地的行动者进行直接互动，确认一种合法国际存在，并重申对和平与稳定的承诺。

考虑到与非洲冲突重新抬头或再次爆发有关的势态格局，我们应处理冲突的根源，以便为和平与稳定创造可持续的条件。预防冲突不仅要求谨慎地利用安全理事会手中的措施，而且还要求努力促进发展战略并支持减贫措施。

所有各方——各会员国、联合国本身、国际金融机构、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国际捐助界和民间社团——的共同责任是非洲境内成功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安全理事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更密切协调可成为处理与预防或解决冲突有关问题的一个必须工具。我们重视最近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内设立几内亚比绍问题特设咨询小组。巴西正在参加它的工作。安全理事会和几内亚比绍问题咨询小组成员即将派出的代表团是联合国主要机构间协调潜力的一个积极事例。巴西将参加该咨询小组的工作。

非洲国家应为其本国发展承担责任，这一事实不应被忽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从一开始就使人们对非洲的命运产生乐观。它包含一些彼此互补的措施，能够导致形成社会政治包容、发展与和平的良性循环。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还提供了发展援助方面的新机会。

支助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资源可通过多边机构有效地用于促进三角合作以及南南合作。自 1996 年以来，巴西对非洲国家实行了减贫政策，促进了诸如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等倡议的成功。在最近几年里，我们取消了 10 亿多美元的债务，希望能尽我们的力量促进非洲的发展。

和平与发展问题以及影响许多非洲国家的各种问题的确非常复杂。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政治意愿、团结以及协调和有效的战略。在这一努力中，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发挥作用。巴西正在为此尽其一份力量。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用午餐休息前的最后一位发言者是刚果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伊库埃贝先生（刚果）（*以法语发言*）：今天我荣幸地代表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经共体）的十一个成员国——安哥拉、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加蓬、赤道几

内亚、卢旺达、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在安理会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举行本次会议的主动行动，这为我所代表的次区域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概述非洲大陆这个地区在与联合国伙伴关系的构架中，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目前事态发展的总的情况。我也要祝贺秘书长特别代表甘巴里先生的出色通报，其中载有完全符合中非各种愿望的建议。

11 年来，中非一直拥有一个采取合作行动的联合国机构——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其所担负任务是在这个被普遍视为特别敏感的次区域促进预防外交。该委员会于两星期前 2003 年 5 月 14 日至 17 日在布拉柴维尔举行其第十九次部长级会议。

由于我稍后将着重谈联合国访问中部非洲代表团，我希望指出，几个星期来这些代表团一直在纽约进行紧张的准备，来自中非各国的代表自本月初举行会议，会晤秘书处高层官员，与他们就两个代表团——安全理事会代表团和机构间代表团——的任务进行讨论。两个代表团均将于下月初前往中部非洲，而且我们的代表们正在为这次访问进行准备。由于刚果是中非经共体的现任主席，我荣幸地代表我的所有同事出席布拉柴维尔部长级会议。稍后，我将介绍那次会议的情况。稍后也将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散发一份有关那次会议的报告。

我希望强调指出，在那次重要的会议上，部长们首先欢迎该次区域大多数国家在和平与安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在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我本国刚果、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虽然在某些情况中这种进展仍有待于巩固。

因此，已经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和捐助社会提供适当的重大援助，以便稳定并随后改善局势。具体地说，在已经签署的情况下，必须协助执行和平与停火协定，并支持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各个方案。也必须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部长们指出，在多数情况中，我们首先必须为国际社会对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作出的财政认捐提供具体的后续行动。自然，各位都知道，建设和平首先也要求改善各国人口的生活条件和经济重建。

特别是关于中非共和国，在布拉柴维尔开会的中非经共体成员国的部长们通过了一项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在这个关键且有希望的阶段为该国提供重大援助。

部长们也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特别是布尼亚正在出现的悲剧表示关切。他们呼吁安全理事会修改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的任务，以便使之适应实地的局势。在这方面，中非经共体欢迎安全理事会今天上午通过第 1483（2003）号决议，核准立即在布尼亚部署一支多国部队。

我谨表示中非各国对联合国的感激，联合国近几个月来为该次区域采取了许多主动行动。我们记得安理会于 2002 年 10 月 22 日就加强联合国系统和中非区域在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举行了会议。那次会议促成了安理会 2002 年 10 月 31 日的主席声明（S/PRST/2002/31），为联合国和中部非洲之间的伙伴关系提供了新的动力，并且成为我早些时候提到的常设咨询委员会第十九次部长级会议讨论的参照基准。

因此，部长们已欢迎于 6 月份早些时候向中非次区域派出一个安全理事会代表团，访问长期存在严重紧张局势的地区。他们也欢迎一个机构间评估代表团，其所担负任务是为中部非洲的和平、安全与发展问题制定一项全面、综合、坚定和协调一致的做法。部长们表示希望，这个机构间代表团除其它外，可以建议设立一个联合国次区域办事处，以支持各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特派团、以及秘书长特别代表和特使在中部非洲的工作。

部长们也欢迎关于大湖区和平、安全、民主与发展的一次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他们呼吁中非各国参与组织和召开这次会议。

最后，由于我们正在讨论预防和解决冲突，如果我在发言结束前没有说明在咨询委员会布拉柴维尔部长级会议之前，5 月 12 日至 14 日举行的一次关于在中部非洲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联合国行动纲领》的研讨会，那将是我的失职。那次研讨会的成果，特别是该次区域的活动计划将在 2003 年 7 月 7 日至 11 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会员国首次两年期会议上提出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刚果代表对巴基斯坦代表团所说的友好的话。

本次会议我的名单上还有一些发言者。征得安理会成员的同意，我打算宣布会议暂停，下午 3 时 15 分复会。

下午 1 时 15 分会议暂停